

糖果系列

他仍然是那个俊美华丽的贵公子，应该留在公主身边，  
笑傲朝堂，策马江湖，  
可他却爱上她，是他的劫他的错……



桂圆八宝〇著

# 借爱贵公子

珠海出版社

彩虹堂·青春派  
RAIN  
BOW  
GIRL

当红人气作者**桂圆八宝**最新推出  
\* \* 甜蜜古装轻小说

随书  
赠送

橙花红磬 倾情加盟力作《京城第一美女追婚记》

精彩联袂，带来阅读新滋味

# 猎爱贵公子

桂圆八宝 著

珠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爱贵公子/ 桂圆八宝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 
2008.10

(糖果系列)

ISBN 978-7-80689-900-7

I. 猎… II. 桂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6824 号

糖果系列·猎爱贵公子

---

©桂圆八宝 著

责任编辑: 姜 蓓

特约编辑: 武 宁

装帧设计: 张向瑜

---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[www.zhcbbs.net](http://www.zhcbbs.net)

E - mail: [zhcbbs@zhcbbs.net](mailto:zhcbbs@zhcbbs.net)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---

印 刷: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30 字数: 60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900-7

定 价: 13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猎爱贵公子

文桂園八宝

第一章

“什么？要我嫁人？”小白一蹦三尺高，“还是嫁给开醉红楼的？”

“有什么办法。”陈冬一脸悠闲地看着自己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手指，“家里缺钱。”

“那你就卖我？”小白气得七窍生烟。

陈冬一点也不以为意：“难道卖我？”

小白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半天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就算卖，你也找个好人家嘛，我……我可是第一次嫁人。”

“谁都有个第一次，习惯了就好了，再说了，人家出的价高。”

小白彻底无话可说了，有这种爹，早晚要走这条路，嫁就嫁，反正，嘿，反正不就是坐着花轿玩一圈，等到洞房花烛夜，四周没有人，不就拍拍屁股又溜回来了嘛：“爹，我们说好了，你可不能丢下我先跑。”



“你放心，我舍不得。”陈冬倒不是说假话，小白年轻，又漂亮，嫁个十次八次也没什么问题，他还得靠她过日子呢。

迎亲那天太阳火辣辣的，热得人们汗流浹背，小白坐在花轿里，受不了闷热，把厚厚的盖头拽下来，从轿帘缝隙往外看，虽然明知道是段露水姻缘，可心里还是有点好奇，她要嫁的那个男人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肩宽腰细，小白瞥了一眼口水就下来了：“好身段儿啊……”

忍不住又想去看他的脸，可他一直背对着她，说什么也看不见，小白心里着急，拼命把头往外探，正巧一辆马车从前方掠过，迎亲的队行一顿，轿子纵了一下，小白没防备，整个人就从里面滚了出来。人们大吃了一惊，新娘子落轿，这可是个不吉利的事：“快，别让她脚沾地……”

正乱成一团，小白觉得身子一轻，就被人高高地抱了起来。小白和他距离近在咫尺，看见他的脸，就像刚从轿子里滚出来似的，好一阵头昏目眩。这个男人是他的夫婿，小白忽然就不怎么想多了。

那个男人笑了，细长的凤眼微挑上去，薄薄的唇角勾出完美的弧度：“还没拜堂呢，别着急，再等等。”

小白鼻子气得歪到一边：“轿子里热，出来凉快凉快不行啊？”

“行，怎么不行，你是新娘子，今天你最大。”男人把她扶到马上，自己也翻身上了马：“怎么样，这里够凉快了



吧？”

小白下意识地往后面看，每个人的表情都像被扇了两巴掌又踩了两脚：“不是吧，你不怕人看哪……”

男人微笑：“有人看是好事啊，那说明他们嫉妒我们。”

小白对他的话一点也不敢苟同，不过坐在马上的确是比轿子里舒服，更何况后面还有那么漂亮的一个男人：“我说，你就是新郎官？”

“对啊。”男人的口气很悠闲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庚贴上不是写了吗？”

小白喊的一声：“谁看那种东西！”

“华玉楼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华玉楼。”男人执起小白的手，在她掌心里细细划了几笔，小白怕痒，咯咯直笑。

“记住了？”男人从侧面凝望她，她没由来的一阵心慌。

“记不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小白习惯性的去抓头发，头顶上发饰发出叮叮咚咚一阵乱响：“我不识字。”

男人把额头顶在她肩窝处，闷闷地笑了几声，小白有点不高兴了：“干什么？不识字很好笑啊？”

“我会教你。”



“啊？”小白呆了呆。

男人没再说什么，好像她刚才听到的话都只是错觉，可是，她的脸为什么这么烫，心为什么跳的这么厉害，还有，一想起和爹一起逃窜的约定，她为什么就觉得心虚气短呢？

小白有点不明白了。

成亲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，小白在此之前可是一点经验也没有。被人拽着按着拜天地，见高堂，好容易入了洞房，才总算清静下来了。屋子里还有两名喜娘四下里晃悠，可能就是怕新娘子临时反悔，所以都要派人来看着。

小白跟陈冬约好了，就在城外城隍庙里见，可到处都是人，她根本没有脱身的机会，终于等到两个喜娘到屋外看烛火，她才打开了纱窗，一跃出了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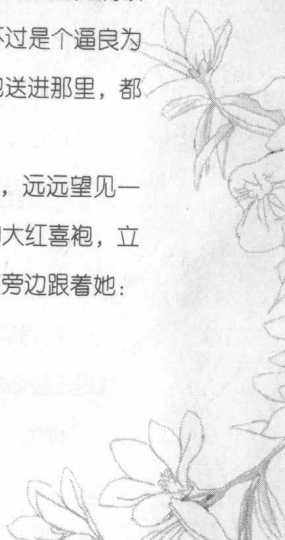
华玉楼住的地方就跟醉红楼连墙。一抬头就可以看见满眼的莺莺燕燕。小白撇撇嘴，那个男人再好，也不过是个逼良为娼赚皮肉钱的家伙，哪天吵翻了，直接就能把她送进那里，都不用卖，比爹用的办法还省事。

小白跑了几步，院子大，有点辩不清方向，远远望见一个人，小白想问问路，刚走近了，看到他身上的大红喜袍，立时吓了一跳，转身就想跑。那个人不紧不慢地在旁边跟着她：

“干什么去？”

小白哼了一声：“要你管。”

“我不管你还有谁管你？”







“我爹啊。”小白一张嘴，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急忙用手捂住。

华玉楼笑弯了一双眼：“你爹已经不再管你了。”

“瞎说。”小白拿眼白他，“我们都约好了……”

完了，又错一次，小白捂着嘴四下里乱看，还好还好，他脸色正常，没怀疑什么。

“你爹——他说在城隍庙里等着你？”

“是啊。”小白想也没想，随口应了一声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瞪鬼似地瞪着他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脸上写着呢。”

“哪有？”小白下意识的伸手去摸，“骗人。”

“这不就是。”华玉楼点点她的鼻头，指尖过处，小白只觉得肌肤一片灼热，脸立刻就红了，忍不住拼命揉自己的鼻子。

“骗人骗人，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没有我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是啊？”小白也纳闷了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还是你说了嘛。”

“明明没有嘛。”小白觉得自己冤得不得了。

华玉楼转过身，从后面看，肩膀不停地抖动着，小白有些气愤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他回过头来，脸上果然一点笑容都没有，

“我是在替你伤心。”

“你伤什么心？”



“你爹都不要你了。”他摸摸她的头，像哄小狗一样的，“好可怜。”

小白跳起来：“谁说他不要我？”

“我说的。”华玉楼一脸地理所当然。

“你说话能算数？”

“我说话虽然不算数——”华玉楼压制不住的笑意终于一点点地绽放开来，“可有一个东西算数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钱。”

小白愣了愣，彻底地被打败了。

知父莫若女，小白很清楚自己老爹的弱点，说起来大概也就是所有人的弱点，很简单，就一个字，钱！不过小白心里还是抱着微弱的一点希望，不管怎么说，自己是他的女儿啊，亲生的那种，不是捡来的，他不会这么轻易地就把自己丢掉了吧。

小白试探着问：“你是不是又额外给了他钱？”

华玉楼点了点头。

“多少？”

华玉楼竖起一根手指：“也不多。”

小白瞪大眼睛：“一百两？”

“一百两？”华玉楼脸上的表情有点奇怪，“你觉得你自己就值这么点？”

“不是啊。”小白也希望能多值点儿，可能老爹的底

线就在那儿了，他受不了一百两以上的诱惑。小白的嘴慢慢往下撇：“死华玉楼，你到底给了他多少钱哪？”

“一万两。”

小白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，一头扎进他怀里拼命捶他：“完了完了，他肯定不要我了。”

“没头系，他不要我要啊……”

“你又不是我爹。”

“我是你相公。”

相公？相公？小白擦了擦泪水涟涟的眼睛，抬起头来看着他，真好看，看多了这男人是会夭寿的，拿一个爹换一个相公，还是这么好看的相公，也许……也许并不是件坏事啊。

“你会养我吗？”小白轻轻地歪过了头。

“那是我的责任哪。”

“我们两个要是吵起来，你不会把我卖到妓院去吧。”

华玉楼忍俊不禁：“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进妓院，那个地方也是要职业水准的。”

“你说我不够水准？”

华玉楼戳她的额头：“我是说你笨！”

小白又习惯性的去抓头：“我叫小白嘛，笨点也是应该的。”

华玉楼翻了个白眼，不再说话了。

小白揪着他的衣袖晃了晃：“我爹……他会不会良心发现，还在城隍庙等着我。”



“你觉得呢？”华玉楼反问。

小白有点泄气：“不大可能。”

“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

小白瞪大眼睛：“可以吗？”

华玉楼微微一笑，一手举到唇边，呼哨一声，一匹白马飞奔而至，抱着小白坐到马上，一纵缰绳，小白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而过，像刀子一样的割脸。她有些害怕的闭上眼。紧紧搂着华玉楼：“会……会不会掉下去呀……”

“有我呢。”他含笑的声音就在她耳边，麻酥酥地让人不舒服，“怕什么。”

小白微微地哆嗦了一下，觉得这个男人比这匹马更危险：

“你别离我这么近好不好？”

“我是你相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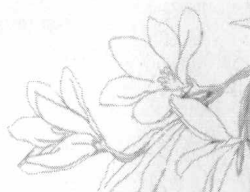
“相公就有理啦？”

“相公没理还有谁有理？”

小白被他绕得脑袋疼，直觉的反驳：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是花了一万两银子的相公。”华玉楼的一句话就把小白的嘴完全堵住了。没错，她是他花了很多很多钱买来的，小白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，有钱人，尤其是把钱花在你身的上有钱人，那是绝对绝对不能招惹的。

城隍庙前果然是连条狗的影子都没有，小白心里虽然早有准备，可还是有点难过：“华玉楼……都怪你……你干嘛要有那么多的钱？”



“就算我没有，还有其他人有，反正……你早晚是要被卖的……”

小白一想也是，老爹吃喝嫖赌样样俱全，虽然把她照顾的滴水不漏，也不过是看在她是棵会走动的摇钱树的份儿上，早一天远离他，早一天安全。

可是，可是，真的安全吗？

小白回头看了看华玉楼，他俊秀绝俗的脸上有一种高深莫测的表情。小白忍不住抱住了他的腰：“我只有你了，你可不能再骗我啊。”

华玉楼摸着她的头微笑，不愧是那老骗子的女儿，真会见风使舵啊，不过没关系，谁叫他喜欢她呢。

回到华府已经是二更天了，两个喜娘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新婚当天新娘子就丢了，这可是开朝以来的第一大笑话，正找得焦头烂额，商量着要去报信的时候，见新娘子一脸闷闷不乐的表情走了进来。喜娘嘴都乐开了花：“我说少奶奶，您这是上哪去了，我们找您找的把屋顶都快掀翻了。”

小白懒得理她们，歪身上床上躺下了，两个喜娘在耳边喋喋不休，她心烦意乱，大吼一声别闹了，看她们张大了嘴被吓到似的，又有点过意不去：“我想睡觉。”

“您不能睡呀。”喜娘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您得等少爷回来了一块睡。”

“干什么非得跟他睡？”小白一头雾水。

“这个……”喜娘一脸尴尬，早听说少奶奶是跟一个孤爹长大的，年纪又这么小，这些事恐怕是一点都不会懂，还得慢慢地开导她，“那个……”

“算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”华玉楼一挑门帘走进来，屋里的光线也倏然一亮，两个喜娘年纪也不小了，却还是忍不住直勾勾地看向他。

“知……知道了，少爷。”

华玉楼走近床前，见小白背对着他躺着，玉研似的侧脸，耳朵小小的，有一点尖，像小猫一样。华玉楼心里痒得厉害，又怕吓到她，沿着床沿坐下来，用手指轻轻捻着她的耳朵，小白啪的打飞了他的手：“讨厌，人家要睡觉。”

华玉楼把脸凑过去：“我陪你睡。”

“你不嫌挤呀。”小白皱起眉。

“不嫌。”华玉楼见她不生气，慢慢地在她身边躺下来，抱住了她的腰，就那么细细的一小招，总算知道瘦不盈握是什么意思了。华玉楼撑起身子，从侧面去看她，脸也是小的，下巴微尖，额头却很圆，是老人们常说的福相。在他眼里却是一张猫似的小脸，大眼睛已经闭上了，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形成了极浓的一道阴影，他忍不住伸手拽了一下，小白叫了一声疼，掀开眼皮狠狠地瞪他。

华玉楼趁在她脸上亲了一下，小白愣了愣，捂着脸，倒像被人揍了一巴掌：“你……你干什么呀？”

“我喜欢你呀。”华玉楼笑得一脸坏相。

小白不禁瑟缩了一下：“你的手……往哪放啊……”

“放在该放的地方。”

“那里是你该放的地方吗？”

“你说是不就是了。”

“我又没说……唔……”小白一阵窒息，嘴被堵住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心里砰砰直跳，整个身子都热了起来，为……为什么会这样？

“你说……会不会该放这儿啊？”

小白直想哭，觉得眼前这个人是个坏蛋，可是，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好像他说的话都是真理，好像他的手所到之处，就是一团热火燎原，好像，好像这个在他手下呻吟哭叫的自己，根本就不是自己。

春夜漫长，小白有足够的时间去怀疑。

太阳早早地就跳了出来，照在屋子里，是流水似的一片片光斑。

华玉楼心满意足地坐起来，穿上衣服，回过头去看扎进被窝里装死的新娘子，知道她害羞，不忍心笑她，可又怕她在被子里闷坏了，毕竟大热的天，捂出痱子来可就不好办了。

华玉楼掰开她紧攥着被角的手指，一点点地往下卷，果然露出一张脸，已经是满头大汗。小白瞪了他一眼，又想将被子盖上去，华玉楼给她把脸上的汗都抹去了：“别赌气了，嗯？”

闷得多难受啊？”

“你还说……”小白委屈得不得了，“你是坏蛋……”

“我是坏蛋。”华玉楼知道，天底下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坏蛋，所以他也用不着觉得不好意思。

“你欺负我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，是我不对……”

“以后不许再欺负我。”

这可就有点难了。华玉楼敷衍着嗯了一声，“起得来吗？咱们得去见我爹娘。”

小白慢吞吞地爬起来，一张脸红得不像样子，华玉楼又好笑又怜惜她，帮她穿上衣服，两个人洗漱完了，天也不早了。到了大厅里，两位老人早已端坐等着。小白拿眼瞄了一下，慈眉善目的两个老头老太太，心里不自觉得就放松了下来。

认了亲，奉过早茶。华玉楼的老娘把小白拽到一旁，从怀里掏出来一对玉镯子给她套上：“好闺女，难得咱们娘俩投缘，这是娘祖上传下来的，给你当个见面礼。”

小白看着那对镯子碧灿灿的讨人喜欢，不禁笑逐颜开：“谢谢娘。”

华夫人笑了：“你这孩子真好，不怕生，难怪华玉楼见了一面就喜欢得不得了。”

“他见过我？”

“是啊，你不知道？”

小白摇头，她和爹来招远的时间不长，她又不怎么出门，





不知道华玉楼是怎么看见她的，华夫人摸了摸她的头：“你是个单纯的好孩子，我家玉楼配不上你，我这做娘的，也劝不了他，你有时间在他耳边念叨念叨，让他把那个什么……醉红楼快快关了，我们华家虽然说不上是书香门弟，可也是正正经经地生意人家，玉楼他……他怎么会想起来开什么……妓院！”

小白咧开嘴，对了，她几乎把这事儿给忘了，没成亲之前，她就知道华玉楼是开妓院的，他长得再漂亮，家门再富足，也没有哪个女孩子会高高兴兴嫁给他这种人吧，就算是自己，也是他花了一万一千两银子买过来的呢，还真不愧是妓院大老板的做事风格。

“他……他干嘛喜欢开妓院哪？”

华夫人脸上一白：“不知道，跟着了魔似的，谁说也不听。”

小白摊开手：“娘都管不了他。我……我就更没办法了。”

“那不一样。”华夫人微笑，“他是真喜欢你，你说的话，他怎么也能听进去两句吧。”

真喜欢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小白想起昨晚的事，脸就有点红，那代表真喜欢吗？

从大厅里出来，小白跟在华玉楼身后，拿眼睛瞄他，再瞄瞄自己：“喂，我说……”

“嗯？”华玉楼回过头，眉梢眼角都是笑意。

小白本来想问“真喜欢”是什么东西，被他那样温柔多情的眼光一瞟，话到嘴边就变成了，“你为什么喜欢开妓院哪？”

